



星雲說喻



闖紅燈

文／星雲大師

現任國際佛光會世界總會榮譽總會長的吳伯雄先生，在好多年前，有一回乘坐朋友的車子到某地去。明明路口的交通號誌顯示著紅燈，但是朋友卻踩油門急駛向前。他趕忙勸說：「闖紅燈太危險了！」朋友則回答：「現在車輛不多，可以爭取時間！」

行駛不久，又經過了一個路口，仍然是紅燈亮起，朋友依舊照闖不誤。他繼續勸說：「看到紅燈要停啊！」朋友就安慰他：「紅燈很安全的，你看！左右都沒有來車呀！」

車子繼續前行，再度來到一個路口，這次換成綠燈亮了，朋友卻忽然停車。吳先生相當不解，就對朋友說：「綠燈亮了，你不走很危險啊！」朋友說：「這你有所不知，綠燈亮時，恐怕對方來車闖紅燈，所以車子要停一下，才不會危險。」

綠燈危險，紅燈安全？其實，在這個世間上，許多問題的起因，都是由於違反了規則所造成。紅燈就是紅燈的意思，綠燈就是綠燈的意思，不應該任意變換它的意義。就像人都需要尊嚴，無論老年、中年、青年、小孩，各有各的尊嚴，所以，我們對人的態度就要有所規範。規矩也是如此，一個國家的法律，必定是維護社會治安的準則，維護人民權益公平的法則，因此刑法、民法都有它各自的內容，民衆不應該向法律挑戰。如果我們連法律都不相信，讓他失去了權威，你說這個社會、這個世界什麼才是權威呢？

佛教重視戒律，釋迦牟尼佛曾說「戒住則僧住」，有了戒律，才有出家人，沒有戒律就不會有僧團。同樣的，有法律制約才有良善的社會，沒有法律制約，社會脫序就不可愛了。因此，守法的思想觀念對每個人都很重要，在一個公平、合理、法治的社會裡，人人才能生活得安心自在。



圖／道環

及時行孝

陪伴話家常

文／梁純綉

鄰居劉老師五十五歲退休，他不把遊山玩水當作人生的退休藍圖，而是將陪伴母親列為首要任務。他說：「母親都八十餘歲了，我能承歡膝下的日子還有多久呢？」

我常看到劉老師端一把小椅子，像個小孩蹲坐在母親旁邊（他說這樣才能回到兒時的時光），母子兩人一起曬陽光、看街景，偶爾風吹過來，劉老師還會幫媽媽用髮夾固定好吹亂的白髮，那幅美好的畫面，總讓我看得出神。

陪伴的大部分時間，劉老師會像記者一樣向媽媽提出各種問題，我好奇哪些話題可以引起老人家們的共鳴？劉老師回答：「長者都喜歡憶從前，提到往日情懷，他們的話匣子就打開。其實，媽媽的童年，少女到成家生子，每一階段我都很熟悉，因為已經聆聽過好多回了。」

「不會覺得無趣嗎？」我再度詢問。

劉老師誠摯地說：「年邁的父母能多開金口，為子女女要感到歡喜才是，雖然都是一再重複的內容，但換個角度想，開口說話需要動腦筋，老人家願意『說』，不是有助於思路的活絡嗎？這樣也可以減少失智的風險。」

一語驚醒夢中人，劉老師的論點和及時行孝的作為，既讓我茅塞頓開也深深佩服。

宗教聯誼 行三好世界一家



【記者羅智華高雄報導】世界一家！一年一度的「二〇一五宗教聯誼會」日前在台灣佛光山佛陀紀念館登場，今年參與的宗教團體從亞洲擴及國際，有來自佛教、道教、儒家、天主教等海內外團體與五百多家宮廟共襄盛舉，參與規模創下歷年宗教聯誼會之最，展現出跨宗教、跨信仰、跨國際的多元融合特色，為宗教傳播歷程寫下歷史新扉頁。今年宗教聯誼會具有「本土化、國際化、信仰化」三大特色，除邀請歌仔戲團「明華園」等知名藝文團體前來展現藝術之美外，宗教規模亦比往年擴大，有來自大陸、馬來西亞、菲律賓、巴西等不同宗教團體及代表蒞臨，其中大陸宮廟參與數量歷年最多，體現儒、釋、道本一家，不分彼此的宗教融合盛景，堪稱可列入世界非物質文化指標的宗教盛會。

「人民的幸福安樂與世界和平需靠宗教相互尊重與和諧來攜手達成。」佛光山開山星雲大師表示，佛陀、耶穌、觀音、媽祖、城隍爺這些神明信仰各有不同，有些信眾會去爭誰是第一、誰是第二，但如果有分別心，宗教就易分裂，但若能夠相互包容，彼此的信仰就都是第一。

星雲大師期許 世界宗教和平大會

大師說，人與人之間會相互來往，各神明信仰之間亦需如此才能彼此尊重，達成宗教融合願景，而這正是成立中華傳統宗教總會與舉行宗教聯誼會的用意所在，星雲大師並期許未來能將宗教聯誼會進一步擴大成「世界宗教和平大會」，促成全球更多宗教交流與融合。

而各宗教齊聚聯誼會的殊勝場景也讓代表一貫道天臺聖道院道藝組與會的點傳師蔡武章不禁讚嘆「世界大同的美好景象就在我們眼前展現！」，致詞時特別感謝主辦單位用心舉辦這場宗教聯誼會，讓各宗教攜手體現「世界大同」的理想。

大陸宮廟團體 參與數量創下新高

協助大陸宮廟團體來台交流的台灣傳統倫理文化發展協會會長陳孝忠表示，今年參與宗教聯誼會的大陸宮廟數量多達十二個，創下歷年參與之最，體現兩岸宗教良好的互動

參與宗教聯誼盛會的貴賓及各界人士合影（下圖）。一貫道成員（上左圖）。星雲大師頒發感謝狀予王金平（上中圖）。天主教聖功醫院代表（上右圖）。

圖／記者楊祖宏、人間社記者陳碧雲

與交流。

天主教聖功醫院院長楊儀華修女則談到，樞機主教單國璽生前與星雲大師原本就是好友，感謝大師幫助單主教完成打造「真福山」夢想，展現動人的跨宗教情誼，她表示自己一直很認同佛光山推行的「做好事、說好話、存好心」三好運動，相信若每個人都能實踐三好，將能讓世界更美好。

貧僧有話要說／二十一說

我一生「與病為友」

文／星雲大師

當然，因為糖尿病的關係，起居之間，也影響到一些日常作息。醫師交代徒眾要照顧我的身體，並且告誡我要注意飲食，什麼能吃，什麼不能吃，這讓我感到非常的困擾。因為一般都說，患有糖尿病的人不能吃過多的米麵，避免澱粉醣類食物增加血糖的指數；但不吃米麵，食不飽腹，日子實在難過。後來，我也沒有太去忌口，每天照常生活，有飯吃飯，有麵吃麵，隨緣過日子。一直到現在，貧僧血糖的指數，大約都在一、二百之間。

後來的大夫看到這些數據說：「現在你年齡大了，這還不至於有什麼關係。」我在想，過去年輕的時候，也大都是在這一、兩百之間的數值，你怎麼不早點告訴我呢？貧僧覺得糖尿病不是問題，但是要勞動、工作、運動，因為每天運動，消化了醣份，不會造成血糖過高的現象，那就應該不是什麼嚴重的事了。

當然，到了老年，因為糖尿病的關係，又附帶眼耳鼻舌身心都受它的影響，等於朋友交往久了，難免有彼此的意見，忍耐一些，也能相安過去。不過，這又是後話了。除了糖尿病以外，記得好像在五十歲左右，佛光山的朝山會、大雄寶殿，經過十年建設，粗胚已經完成。有一次颱風來襲，把樹木吹倒，我爬上屋頂，希望把它扶正，不小心從屋頂跌落到地上。當時不覺得怎麼樣，只是背部疼痛了幾天，也不以為意。後來，政府倡導進入中年的公教人員和民衆，都要做健康檢查。在徒眾們一直催促下，貧僧也去台北榮民總醫院做個體檢。檢查完之後，已接近

傍晚下班時間，一位主任醫師認為我的檢查結果有問題，邀約好多位相關的醫療人員來為我診斷。他吞吞吐吐，好似難以啟口，最後問我：「你們出家人畏懼死亡嗎？」

健康檢查 醫談生死議題

這個問題問得太突兀，我是來檢查身體，為什麼講到死亡這個議題呢？這真是很難回答，但我又不能不回答他。如果我說怕死，他會笑我是一個沒有用的修行人；如果我說完全不怕死，螻蛄尚且貪生，何況是人？那我也太過矯情了。我就回答他說：「死亡不怕，應該疼痛比較可怕。」他聽了以後終於開口：「你的背部有一塊可疑的陰影，應該是不好的東西。如果真是惡性的，生命只有兩、三個月而已。你明天再來重新檢查一下吧。」

貧僧聽了一點也沒掛懷，反而跟他說：「不行，我明天在宜蘭要主持一位比丘尼的告別式。」他說：「那就後天好了！」我說：「後天也不行，因為我在南部高雄開山，已經約了工人要會議。」他就怪我：「你的健康也不是不重要啊！」當然，我謝謝他的好意，就說：「那等我從高雄回來之後再說吧。」貧僧確實對自己的色身健康不是那麼樣的重視。

我回到普門寺，時候已晚了，徒眾們等得心急，紛紛問我檢查結果如何。我說，今天做了切片檢查。他們很訝異，問我什麼是切片檢查？我幽默的跟他們說，就是割一塊肉下來，用刀切成一片一片檢查。他們緊張的問我：「割的哪一塊肉？嚴不嚴重？」其實，我只是嚇唬他們一下，莞爾一笑而已。

我在高雄完全忘記了檢查這件事情。十多

天後，醫師透過台北普門寺打電話追蹤我的行程，好心要我一定前往醫院複檢。貧僧漫不經心，不感到有什麼嚴重性的回到台北榮總，十幾位醫療團隊的醫師已經在等候。那時，貧僧因為寫作、建寺、弘法，已經有了一點名氣，承蒙他們對我特別照顧，做一個徹底檢查。

背後瘀血 癌症疑慮消除

照過片子之後，他們問我：「你有跌跤過嗎？」我想不起來是否有摔倒的往事。後來醫生說明，你背後的黑斑瘀血嚴重，我才記起那一次從屋頂跌到地上的事。他們一聽，才鬆一口氣說：「啊，那就不要緊了，背上的黑點應該是跌傷的瘀血。」一場癌症的疑慮，也就煙消雲散，好像這個朋友還沒有認識相處，就離開了。

隨著年歲的增長，人生的各種問題，也會不斷的來訪問。記得是在一九九一年八月，佛光山在台北舉辦供僧法會，早上貧僧在浴室沐浴更衣，準備前往參加。忽然房間內的電話響个不停，我跑著去接聽，還沒拿起話筒，響聲就停了，於是我又回到浴室繼續盥洗。這時，電話鈴聲又再響起，貧僧擔心電話那頭的人等急了，趕緊又跑著去接聽，沒想到電話還是沒有接到，因為地上有很多肥皂水，我一不小心整個人滑倒在浴室裡，跌斷了腿骨。徒眾們緊急把我送到台北榮民總醫院，承蒙主任陳天雄為我開刀，放進四根鋼釘固定。

睡在病床上，我疼痛難忍。到了半夜，見弟子心平法師坐在旁邊的椅子上看顧，我跟他說：「心平，你來睡在床上，把椅子讓給我坐，我睡在這裡非常不舒服。」他不敢違逆我的意思，就睡到床上去，我就坐在椅子上歇息。過了一會兒，他忽然起身說：「師父，不行啊！等會兒護士來打針，把我當成病人，打錯了就不好了。」疼痛，讓我整個人糊里糊塗的，後來如何解決這一段公案，我也不復記憶了。（待續）

人間植物禪

叔叔的芋頭

文與圖／白石莊主人

有一天，和一位朋友聊到他家柿子熟了的事情，隨口一問：「種柿子幾年可結果？」他說：「大約總得五、六年吧。」一聽這樣久，我當場打消了在小園裡種一棵柿子樹的念頭。

我把這事告訴海外的兒子，兒子大大不以為然，回我一句：「忘了前人種樹後人乘涼這句話啦！」

在海外努力經營農場的兒子，拒絕了將農場變成住宅區的誘惑，說是要為鹿野鳥護住一方樂土。他回答我的話，教我好生慚愧，是呀，幾時我竟變得如此功利了？

在台灣的石莊，園區靠馬路的田溝中有一排芋頭，長得非常好，年年有好吃的芋頭可以採收，收完又長，採也採不完。

這一長排芋頭，是幾年前這兒當里長的叔叔幫我們種的。記得那天他開著小貨車路過，見我在菜園中忙著，下了車，俐落的找來了芋頭的苗，三兩下替我種上了一排，從第二年起，我們年年有芋頭吃，而這位叔叔卻已在兩年前仙逝。

看到芋頭葉長得青青翠翠，總難免想起叔叔的容顏。「前人種樹，後人乘涼」，正是這樣的寫照吧！

